



九月的日喀则，一路格桑花开。
九月的日喀则，一路牛屎饼子贴满墙。
雪山闪闪发光，群山和原野呈现出惊人之美。

在路上·国道 318

陈宣宣 著





陈宣宣



在路上-国道318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路上·国道318 / 陈宣宣著. --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647-1322-5

I. ①在… II. ①陈… III. ①游记—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4635号

在路上·国道318

陈宣宣 著

出 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159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特约策划: 匡 松

责任编辑: 杨仪玮

装帧设计: 唐利群

主 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成都四时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226mm×163mm 印张 12.25 字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7-1322-5

定 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目 录

上路	/1
相遇	/7
治病	/23
新都桥	/29
中秋	/40
理塘	/55
轮回	/62
逃离	/66
巴塘	/72
竹巴笼乡	/85
支教	/91
梦境	/99
出川	/104
芒康	/109
左贡	/118
邦达	/123
拉萨	/135
日喀则	/149
青朴	/160
回川	/178

我一直在臆想这趟旅程的意义，我并不知道
自己到底要寻找什么，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为
什么要选择这么一条线路？

某天，我蹲在凳子上，双手抱着膝盖，脑子里肆意地遐想着，用我们小学老师教我们作文时的唯美风格来形容的话，应该是这样的：我的思绪，在梦想的天空中遨游……

我一直觉得这种思绪的遨游是高规格的，因为这叫“冥思”，用成都话来讲，叫“发金瓜木”。这种遐想的状态，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怪异了。但是，我很享受遐想完毕从凳子上站起来，晃悠悠，伴随一阵晕眩，再突然猛烈地把自己从另一个世界强行拉回来的感觉。这时，眼前全是星星，好像小时候在乡下的夜晚看到满天的星星一样。

至于遐想的内容，是这么回事：骑休闲自行车，沿318国道，进藏。当然，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在这条传奇的国道上骑着休闲自行车行进多少公里，我知道这只是臆想。但我并不承认自己有臆想症，因为自己很快能把这种想法扼杀在酝酿的摇篮中。

每年，从成都出发骑单车走318国道的人数不胜数，几乎每个人都在极度释放内心的压抑，或者说，在这条路上狂热地追求着他们想要的东西。我想，我的内心也应该有一种追求存在，但是我找不到，跟时常仰望望着灰暗的城市夜空找星星一样，后来只有忧伤且矫情地总结一句：你去了哪里？我怎么找不到你？

当骑休闲自行车走318国道的这种想法不再延续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搭车进藏靠谱。当距离拉萨还有几百公里时，买一头小毛驴，然后骑着小毛驴，边走边唱，诉说人间的悲与喜，一路就这么走到拉萨。

兄弟说搭车进藏还是靠谱的，但是小毛驴就算了，还没走到拉萨，小毛驴估计已被活活累死。他说这只是臆想，我执拗地说：“不，这是我内心美好的愿望。”

一切准备妥当，突然，我有一种感觉，一种刻骨的悲壮感，很沉重。后来的情形几乎都是这样的，每当要作出一个重要决定之前，悲壮感就会油然而生。

出发前的第三天，兄弟问我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说差不多了，牛肉干和火腿肠还有巧克力一样不缺。兄弟听完，立马崩溃，半晌回过神来，又问我睡袋买了没有，我淡定地说还没有，这事不急，商店又不缺睡袋。兄弟为我这种没有任何择重意识的人感到悲伤，那种悲伤一直在兄弟的眼睛里若隐若现。

兄弟一直调侃鄙人的思维问题，他用《百年孤独》的开篇，无比掷

愉地给我来了这么一段儿：多年以后，面对318国道，你将会回想起背着鼓鼓囊囊的火腿肠、牛肉干还有巧克力，上路，逶迤奔向拉萨的那个遥远的上午。那时的你，多么想有两个挑着啤酒以及牛蛙干锅的棒棒儿紧跟身后，你跨着一只屁颠屁颠的小毛驴，一路忧伤地歌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流浪远方，流浪……”

9月6日，出发的日子，天气照常阴霾，兄弟将我送到新南门汽车站。我望着自作多情、一脸担心的兄弟说：“你真他妈矫情，不过，这也是你一贯的风格，干脆你就矫情到底一次。待会儿汽车发动了，你跟着车跑，最好是边跑边哭，矫情到这份儿上就不叫矫情了，那叫重情，你说对不对？”

听我说完，兄弟像妈似地开始唠叨，边帮我整理悬吊在背包上的睡袋，边不停地叮嘱我要把相机和钱包放好。我内心的底线瞬间崩盘，祈祷赶紧发车，越快越好，远离这个啰唆得跟个妈似的男人。

汽车终于发动。兄弟没有跟着车跑，当然，更不会矫情地哭着跟着车跑。他站在那里，不停地挥动手臂，目光忧伤地望着大巴倒车，开走。我努力地站起来，转身寻找他的身影。那只挥动着的右手，在人群中，若隐若现。

大巴缓慢地穿城而过。上高速，然后下高速。这期间的时间过了多久，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臆想这趟旅程的意义，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寻找什么，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条线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骑着小毛驴进藏，只是我一个唯美的想象。我极度渴望远离这座城市，这是千真万确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不知从何说起，也懒得去想，习惯性地带上耳塞听歌。

车身明显颠簸起来，睁眼一看，经过名山，精神一振，蠢蠢欲动。我希望在这条被冠以“景观大道”的国道上，看到一路的里程碑。里程碑能让我兴奋。因为在这条传奇的公路上，我跟其他年轻人一样，企图寻找内心那一丝美好的存在。莫名地激动，晃眼看到前方一块大大的牌子——国道318。

静静地坐着，把头转向窗外，望着村庄的房屋和远处隐约的群山，直到脖子僵硬发酸。

二郎山突兀地横亘眼前。经常在一些骑行日志上看到，但凡骑单车的人，在穿过二郎山隧道之前，无一例外地把自行车举过头顶，几乎是千篇一律、悲壮且豪迈的造型。随着相机咔嚓一声，这青春的岁月就永远地留在了生命的历程里。

二郎山海拔3437米，是川藏线上的第一道咽喉险关。堵车，浩浩荡荡几公里。车停在半山腰，加之心理压力和对高反（即高原反应）的恐惧，让人抓狂。海拔陡然上升至2000多米，雾蒙蒙的山岭、稀薄的氧气以及疯长的植被散发出的气息，被山风裹挟着阵阵吹向我的脸。虽然不至于大口喘气，但冰冷的山风在撕咬着身体，层层侵入肌肤，钻进骨髓。这种感觉的萌生很快被强压下去，这才出发，绝不能给自己太多的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来自于——谁也不知道这条路能堵到什么时候的一种悲哀。

好在，半小时后通车，阴霾散去，继续在雾蒙蒙阴嗖嗖的山间奔波。人瞬间畅快，盼望早点赶到泸定。

泸定是此次行程的第一站，一天的时间，让我远离那座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城市三百多公里，窃喜。按理说，离家的人应当伤感，怎能窃喜？不知道，反正呼吸开始顺畅，空气清新得令人惊讶。

快要到达泸定，心里开始打鼓，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下车，茫然。成都到康定的班车，我以为会在泸定稍作停留，但奇怪的是，越来越接近泸定，汽车并未减速，司机毫无停车的意思，也没有乘客在泸定下车。我惊慌地站起来，咆哮着让司机停车。靠边，开门，我慌忙地拖着行李，下车，颈子上还搭着背包装不下的各种零食。

9月初的泸定依然很热。从旅馆出来，脱掉外套，我习惯性地怀着悲壮感，走到泸定桥旁边的小广场，在一角落坐下。

一群老年人绕着圈子，重复着单调的锅庄动作。人群中，大半人穿着藏族服饰。闭上眼，深深呼吸新鲜空气，我企图在这座小城里嗅到不同于往常的气息。睁开眼，一位阿妈摇着转经筒，匆忙地走过身旁。又闭上眼，希望闻到阿妈身上自然的酥油味，把美好的愿望寄托于正在展开的旅程中。再次睁眼，却被一阵刺鼻的劣质香水味猛然从美好的憧憬中拽回到现实。原来，这座小城的味道很杂乱，跟我的内心一样杂乱。

坐在小广场的花园旁边，边看人们跳锅庄，边思量去向问题。除了一座泸定桥，这座小城跟其他小城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决定明天前往康定。当下要紧的事便是打听车站的位置。出门前，做这样的功课，显得有点呆板，但一个人出发，是必要的。

这时，一个小男孩蹿到我旁边，脱下裤子，掏出小鸡鸡，站得笔直，明目张胆地对着花园里的植物撒尿。他边撒尿边盯着我，我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小鸡鸡。我承认我是故意的，于是小男孩白嫩的脸蛋泛起红晕，白里透红，他害羞了。在无聊的状态下，这样的故意更显得无聊。小男孩突然提起裤子，撒腿便跑。

从泸定到康定，我一如既往地呆坐在车上听歌，睡觉，没有去多想路上的情景，即使路况稀烂得令人发指。从山腰掉下来的大卡车，摔得

惨不忍睹，触目惊心。可想而知，这是怎样的一种视觉冲击。坐在车上，无需去多想司机的驾驶技术，徒劳。人和汽车被颠簸得快散架。十分钟后，进入康定城，终于传来司机的吼叫：“下车！”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周围人头攒动，突然就身处在繁华街道，不知所措。下车，清理行李，站在街上，茫然地环顾四周，一切都很陌生。我并不排斥陌生的环境。虽然昨夜在泸定的旅馆里，对是否要在康定城停留一天的问题上纠结到大半夜，但我并没有去多想自己能否适应环境，即使是被这种离家越远越深沉的陌生感所困扰。

街上吹过一股雪风，头脑开始清醒，我要好好考虑一下后面的行程。走到街边，放下行李，蹲在地上抽烟。旁边，一群营运的司机好奇地瞟我好几眼。我不想跟陌生人对视，尤其要避开带着敌意的对视。把眼光转移到山坡的玛尼石上，很漂亮。这个城市给人的感觉真好，蓝天白云，阵阵雪风，还算温柔，或者说，雪风冰凉而温柔地抚摸着我的面颊。

矫情了。

起身，上路，不想在这个城市过多逗留。昨天从成都出发到雅安境内，在某个时候，汽车拐进一条路况还算过得去、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马路，而那一个个“G318”的标志，是这一路给我唯一的惊喜。我希望能在这条传奇大道上找到旅行的感觉，但两天下来，除了比较大巴的豪华程度，似乎渐渐失去了乐趣和前进的动力。开始怀疑自己最初的动机，为什么要选择在路上？兄弟在我出发前告诫我：旅程，注定是孤独的，期间，还充满纠结。

我倒在床上，裹紧被子，继续睡觉。昏沉又缺氧的状态下，容易在半梦半醒中产生幻觉，眼前总晃荡着在我青春岁月里注入血液、我用生命去爱着的那个男人。

当然，这两人都不是成都人：老张，河南人。大周，浙江人。二人在成都集合，然后开始实施徒步到拉萨的计划。对于我来说，这计划实在是豪华，更费解。我说：“哥们儿，你们牛逼，鄙人表示膜拜。”我边说边把背包往肩上一提，喘粗气。大周操着一口正宗的平翘舌不分的浙江普通话，一愣一愣地说：“姐们儿，还似拟厉害呐，拟看拟满包包捆着东西，不累吗？”这时候，我回过神，凝视着早上打的背包——相机装在内囊里挂在背包上，睡袋垮散地系在背包右侧，零食袋捆在左侧。本来负重不算多，但这种打包方式在驴子们（徒步旅行者）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对于这个浙江人的揶揄，我说：“我的原则是能装一点

是一点，咱得把路上吃的备足了不是，更何况我就没有徒步到拉萨的计划，我的打算是坐车进藏。”

我问大周是怎么计划的，大周说今天从康定徒步到折多山脚下一个叫折多塘的村子，后天接着赶路，徒步翻越折多山。老张用隐约还能听出河南味儿的普通话问我：“姐们儿有兴趣吗？”我说：“本来我是计划一路搭车，但路途不远的话我可以尝试一下。”

于是，我就这么被人捡了。

大周说这次出行计划的路线是在短时间内敲定的。在天涯论坛号召队员，共四人响应。团队走到泸定，开始出现分歧，其主要原因就是纯徒步困难重重：一是体力不支，二是时间太长。后来，分道扬镳，只剩老张坚定地跟着大周行走在路上。

老张并非资深驴子，却有资深驴子的装备。我用手指弹了一下吊在老张右肩背包带上的不锈钢水壶，不屑地说：“哥们儿，装备齐全哦，这东西完全就是负担。”大周在上坡的一个拐角处停下来喘气调整呼吸，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绝对不算负担，你野外生存过一次就知道什么东西该带，什么东西才是真正的负担。”大周说这句话的时候，瞧了一眼我挂在背包外的零食袋。

其实，眼下尚未真正开始被自己矫情地定义为“孤独之旅”的旅程，就开始领教了318国道的牛逼。从康定出发，途径康定新城，一路上坡。我跟所有行走这条路的人一样，不管是骑单车还是徒步，走一路，骂一路。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神经比较粗，也就是说，自我感觉意志坚不可摧，可是一旦面对没完没了的上坡，脑子混沌，总是纠结是否还应当走下去。这时候，我只有骂，从天到地，从爹到娘，一个不剩，通通从嘴里过了一遍，骂得委屈，也骂得解恨。挂在背包上的零食、睡

袋、相机包，随着脚步的挪动，颇有节奏地左右摇摆，步子和背包越来越沉重。我迅速放下背包，捧着水壶往肚子里灌水，灌得肚子再也装不下一滴水后，愤怒地面对山谷，狠狠地把水壶甩了下去。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水壶被抛出去很高很远，直到落地，也没听到一点声响。然后，面朝渐渐远离视线的康定新城咆哮：X你妈！

走在前面的大周转过身来，严肃地警告我：“扔什么都可以，绝不能扔水壶。”

朝着山谷咆哮之后，全身轻松不少，但感觉还有些意犹未尽。我必须在这段路上用文字留下点什么，于是自以为是地在地在G318—2852段留下了这么一句话：“逼X三幺八。”实事求是地说，我表达的内容很不健康，至少可以这样自我评价：素质太差了。

发泄完毕，提起背包，又开始机械地往前走。一辆川A小车在我的旁边停下来，齐刷刷地从车内伸出四个重重叠叠的滚圆脑壳，惊呼：“太厉害了！”接着，齐刷刷地伸



徒步折多塘

出四根大拇指高喊：“加油，美女！”我回报了一个微笑，虚荣心立即获得极大满足，将头高昂，坚定地注视前方：我要走下去！

机械行走导致头脑混沌，思维混乱，一会天上，一会地下，穿越跳跃。我莫名其妙地开始注意老张走路的姿势，让我联想到多种动物，爬行的、两栖的，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总是找不到有哪种动物行走的模样可以形容老张喜感的姿势。直到在某一刻，才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老张走路的动作像一只熊。

背包完全压在整个背上，连屁股也被遮住。一手一支登山杖，行走时很有节奏地一前一后着地，超级搭调。其实，这才是登山杖的正确使用方法。当试过登山杖的这种使用方法后，我严重自卑，走了几步就开始顺拐，左右手和两只脚的配合极度不协调。大周说我小脑发育不良。

刚才艳阳高照，转眼，雨却没有任何征兆地倾盆而下，没有由小到大的过渡，直接演绎成瓢泼。大周、老张和我艰难地在雨中行走。雨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眶，我眨巴着眼睛望着前方。雨滴打在脸上，痛感越来越强烈。一辆辆大货车野蛮地鸣着喇叭，从身边狂奔而过，刮起一股狂风。风里裹挟着泥水雾，溅到脸上。

我很崩溃。

渐渐地，雨越下越小，我全身已经湿透。我们仍在蜿蜒上坡的路上行进。一辆小车从身旁呼啸而过。令我吃惊的是，冲出500米后，车停下来，司机下车站在雨中向我们招手，大声地问我们要去哪儿。大周和老张走在前面。老张扯起嗓子回应：“去拉萨！”司机又问：“你们今天到哪儿？”大周回答：“到折多塘。”司机说：“搭你们一截吧，前面就是折多塘了。”老张摇手：“马上就到了，谢谢你。”司机说：“淋雨感冒，会很麻烦。”老张说：“不会，我们有防雨装备。”

车开走了，走得很干脆。司机一再好意的帮助被拒绝，发动时，车

屁股猛地冒出一股浓烟，看得出来，这一脚油门轰得有些狠。

我突然觉得，自己在没有任何防雨装备的情况下，贸然地在瓢泼大雨中机械行进，我对自己有点毒。

距离折多塘还有一公里，河对岸有三个人跳起来朝我们大喊大叫，显得异常兴奋。大周最先看到。我们三人停下来，在小雨中望着河那边的两顶帐篷。那边的人在喊什么，我无暇顾及，我已经没有力气去关心，剩下的最后一口气，只愿能坚持走到目的地换衣吃药，保证自己还有力气去意淫徒步翻越折多山的豪迈。

大周叫我们在路边等，他独自淌河去对岸。我和老张蹲在路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我问老张：“以后都这么走下去吗？”他显然不笨，应该听出了一些话外音，我要表达的意图确实是在一场大雨的袭击后，不想再这样徒步下去了。

老张没有问我下一步的打算，他只是沉默。这时候，保持沉默无疑是聪明的，如果他要表达什么，反倒显得自以为是和聪明过头。

大周离开很久，不见回来。我告诉老张：“我先走，在村头的客栈等你们。”老张依然没有说话，他不能陪着我走，因为大周的背包放在路边，他有责任看管。我想趁着愤怒，并化为力量，一气呵成走完最后一公里。我不想在雨后湿漉漉的公路上坐等，越坐，越茫然和绝望。

走到村头，村头立着一块石头，石头上刻有四个字：折多塘村。刻字的线条笔画用红色油漆刷过一遍，血红血红的。我站在石头前，踢了几脚，然后蹦起来。蹦起来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但是我确实是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前，大脑麻木，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在麻木的状态下，我是如何看到国道左边立着的这块石头的。

终于走完这段路。好像，暂时活过来了。

走进折多塘村口的“骑行之家”客栈。五十块一张床，经过讨价还价，老板答应一天两顿的伙食改为一天三顿，但不能保证三顿饭的质量有多高。

在客栈换完衣服，吃完药，我躺在藏榻上，裹上两床被子捂紧身子，还是冷，昏昏沉沉，祈祷千万不要感冒。在拉萨立业却尚未安家的叶同学打来电话，问我何时到拉萨，我说不知道，我把准备徒步翻越折多山的宏伟计划给叶同学描绘了一遍，叶同学只冷冷地说了一句话：“你疯了！”

挂掉电话，迷迷糊糊地睡去。傍晚，楼下一片嘈杂声，随后响起一阵踩踏在木质楼梯上的沉闷的脚步声。老张在门外喊了两声，让我下去吃饭。他的普通话相当标准，还带点上海味儿。老张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随意转换口音，明明是河南人，却时不时地冒出来能活生生地带股上海味儿的普通话，以至于可以假乱真。

大周在山脚下的河对岸捡到三个人，两男一女。其中一个男的主动对大家说：“就喊我二哥。”指着身旁白白净净的小个子男孩说，“他叫曹思远。”二哥没有介绍那女孩子。那女孩不说话，脸上也无表情。队伍从三人增至六人，热闹。想什么来什么的感觉真好。但这得看什么事情，没有那么多好运气全撞上你一个人的腰。

六个人围着桌子，最先下筷子的绝对是唯一的那盘荤菜。二哥旁边坐着曹思远。曹思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二哥碗里夹了一块肉，然后埋头吃饭。

晚饭后，老板娘说附近山上可以免费泡温泉。村民的规定是，上午

女人泡，晚上男人泡。总之一句话，男人和女人不能泡在一起。

又是瓢泼大雨。大周带着老张、二哥和曹思远，披着雨衣，打着手电，上山泡温泉。剩下我和那女孩在客堂里等他们回来。女孩坐在我对面的藏榻上，低头摆弄手机，长条桌上摆满啤酒和零食，外面持续下着暴雨。

女孩主动开口：“我叫马小北。”

这是我们坐在藏榻上隔着长条桌的第一句话。

普遍的开场白，空洞无趣。

马小北打开两听啤酒，伸手递给我一听。马小北问我：“你知道连云港吗？”我说：“听说过，但印象不是太深。”她说她老家就在连云港。我问：“这很重要吗？”马小北摇头：“不知道，在南京的同学都说连云港很穷。”我又问：“你是怎么认为的？”她说：“每个地方都有有钱人，也有穷人，北京上海也不例外。”

听马小北说，二哥带着曹思远和她在距离折多塘村一公里的山脚下住了两天的帐篷，直到遇到我们。遇到大周之前，二哥并不知道自己安营扎寨的地方离折多塘村只有一公里了。二哥的团队原先有五人，其中两人在下午已提前上路。就在刚才，我还一直以为二哥三人是大周团队先前分道扬镳的成员，因为下暴雨被困在山脚下的河对岸。

马小北说徒步318，痛并快乐着。我瞄了马小北一眼，说：“自从徒步到折多塘，雨这么一下，风那么一吹，痛楚深入骨髓，快乐早他妈的烟消云散了。”

我没有问马小北为何要徒步川藏线，她也没有主动告诉我她出来的原因。或许她的内心根本就没有答案，跟我一样，只是突发臆想，就背包出来了。当走在路上的时候，或许才会渐渐发现自己内心到底要寻找